

名家名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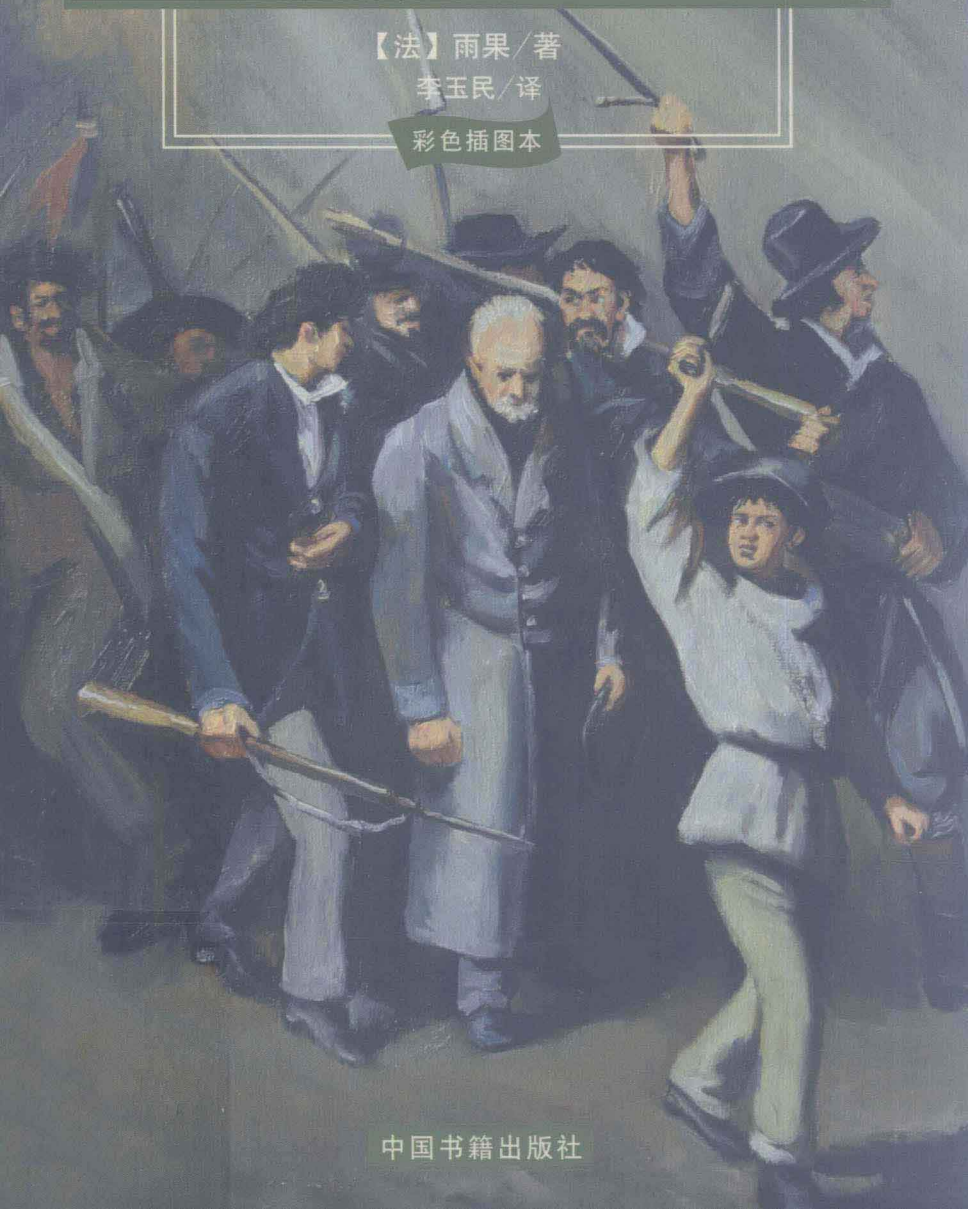
悲惨世界(下)

LES MISERABLES

【法】雨果/著

李玉民/译

彩色插图本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名家名译

悲惨世界 (下)

LES MISERABLES

【法】雨果 / 著

李玉民 / 译



彩色插图本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悲惨世界 / (法) 雨果著; 李玉民译.

—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05.5

(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)

ISBN 7-5068-1359-9

I. 悲… II. ①雨…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
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42701 号

作 者: [法] 雨果

译 者: 李玉民

责任编辑: 南 丽

封面设计: 李庆伟

执行编委: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马 跃 王慧川 刘 琳 刘 蔚 肖玲玲

陈荣赋 杨玉萍 段 冶 徐胜华 龚雪莲

悲惨世界

LES MISERABLES

出版发行 /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: (010) 51259192 (总编室) (010) 51259186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: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市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

开 本 / 880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/ 39.125

彩色插图 / 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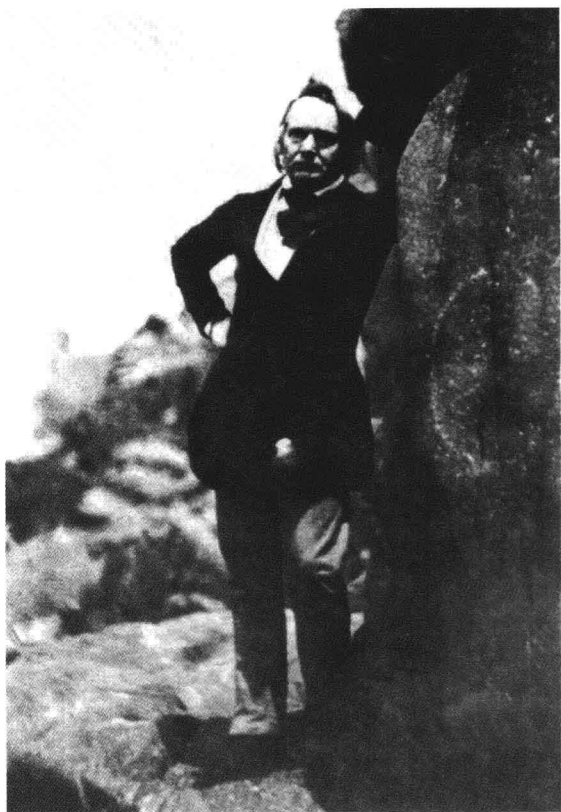
内页插图 / 42

字 数 / 1314 千字

版 次 /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36.00 元(上、下)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



1853年雨果在泽西岛流亡期间的照片

雨果一生同情下层人民，反对专制，崇尚共和。1851年12月，路易·波拿巴发动政变时，他发表宣言，号召巴黎人民起义，抵制专制。运动失败后他流亡大西洋上的英属泽西岛、盖纳西岛等地。流亡期间，雨果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共和信念，同时集中精力投入创作，于1861年完成了其酝酿30年之久的、史诗性的辉煌长篇巨著《悲惨世界》。



雨果所绘的《悲惨世界》中的伽弗洛什画像

伽弗洛什是巴黎流浪儿童的典型，参加巴黎街垒起义的小战士，天真乐观，临死时还唱着幽默的小曲。他是法国文学中最生动、最有魅力的艺术形象之一。



法文版《悲惨世界》三幅插图

上左：在1832年6月的巴黎街垒战斗中，起义战士、年已八旬的马伯夫老爹勇敢地将旗帜插到街垒的最高处，不幸中弹，壮烈捐躯。

上右：沙威在经历了一系列令他难以置信的事件后，信仰发生了倒转，在街垒起义中，他帮助冉阿让营救身受重伤的马吕斯。

下左：由于众寡悬殊，1832年的巴黎街垒起义终于失败。在战斗的尾声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安灼拉面对蜂拥而上的政府士兵，背依墙壁，手握枪筒，视死如归，拒不投降。

电影《悲惨世界》剧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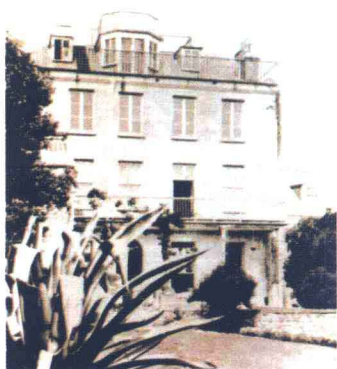
《悲惨世界》不仅是雨果所有作品中的精华，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。一个多世纪以来，小说在世界上广泛流传，并多次被改编成剧本搬上银幕，在世界各地广泛上演，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。



《悲惨世界》中的几位主要人物冉阿让、芳汀、珂赛特，以其凄惨的身世、独特的个性打动着无数读者的心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他们的形象不仅没有消褪，反而日益鲜明，永久地留存于千千万万喜爱他们的人们的脑海中。图为巴黎街头绘有《悲惨世界》中的人物珂赛特画像的招贴广告。

雨果在盖纳西岛流亡期间居住的寓所——高城居

正是在这所房子里，雨果完成了他生平中的最得意之作——《悲惨世界》，这部恢宏的杰作不仅使雨果名垂青史，也为法国和法国人增添了无上的荣耀。如今，高城居被作为一处世界文化名人故居永久性地保存了下来，供世人前来瞻仰和观光。



雨果与家人在盖纳西岛的寓所高城居前

1851年，路易·波拿巴发动政变后，雨果流亡国外，几经辗转，定居于英属盖纳西岛的高城居，不久，雨果的家眷陆续抵达盖纳西，与雨果团聚。在盖纳西，雨果始终没有忘记他的祖国，一直关注着祖国的动态和命运。1870年，路易·波拿巴倒台，雨果结束了长达19年的流亡生涯，携家眷回到祖国的怀抱，受到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。雨果是法兰西民族的忠诚儿子，他的名字与他的巨著一道，已经永远地被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。

第八卷 坏穷人

一 马吕斯寻觅一个戴帽子姑娘， 却遇到一个戴鸭舌帽的男子

夏季和秋季相继过去，冬天来临了。无论白先生还是那姑娘，都没有再步入卢森堡公园。马吕斯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再见到那张温柔可爱的脸蛋儿。他一直寻找，到处寻找，却一无所获。曾几何时，马吕斯还是个满怀激情的梦想者，是个果断、热情而坚定的男子汉，是个头脑构筑一个个未来、向命运的大胆挑战者，是个富有种种雄图、方略、豪情、理想和志愿的有为青年，而现在却成了一条丧家之犬。他极度悲伤，眼前一片黑暗。完了。工作觉得心烦，散步觉得疲惫，独自一人又觉得无聊；曾几何时，广阔的自然还五彩缤纷，充满各种形体、光亮和声音，充满启迪、教育、远景和前途，而现在却向他展示一片空虚，仿佛这一切全都消逝了。

他还一直在思考，舍此也干不了别的事，但是思考中已无乐趣可言了。而思考不断低声向他提出的种种建议，他每次都黯然回答：有什么用呢？

他百般责备自己。为什么我要跟随她呢？当时只要看见她，我就满心欢喜啦！她不时瞧我一眼，难道这不已经很可观了吗？看她那神气是爱我，这不已经足够了吗？我还要怎么样呢？到此为止，不会再有什么，我也太荒唐了，是我的过错，等等，诸如此类的想法。他的心事丝毫没向库费拉克吐露，这是天性使然；可是，库费拉克猜得八九不离十，这也是天性使然。起初，他祝贺马吕斯有了意中人，同时也诧为奇事，后来见马吕斯十分忧伤，就终于对他说：“我看你这家伙简直是个蠢货。嘿，到郊外茅庐去走走吧。”

9月有一天，马吕斯见风和日丽，便打起了精神，让库费拉克、博须埃和格朗太尔拖到索镇舞会，期望也许能在那里找见那姑娘，真是白日做梦！自不待言，他没有见到他寻找的人。“怪事，凡是丢失的女人，都能在这儿找到啊。”格朗太尔独自咕哝道。马吕斯丢下朋友，离开舞会，步行回家去，他孤单一人，又疲倦又焦躁不安，在夜色中眼睛模糊而忧伤，身旁驶过一辆车，满载着从舞会归来的欢乐歌唱的人们，他让这喧嚣和尘土弄得头晕目

眩，实在心灰意冷，只好吸着路边核桃树的刺鼻气味来清醒头脑。

他的生活又恢复旧观，越来越孤独、迷惘而沮丧，完全沉浸在内心的惶惑中，在自己的痛苦中来回徘徊，如同落入陷阱的狼，怀着一片痴情，到处搜寻那不见踪影的姑娘。

还有一次，他遇见一个人，立即产生异样的感觉。当时，他走在残废军人院大道旁边的小街上，迎面碰见一个头戴鸭舌帽、一身工人打扮的男子。马吕斯惊叹那帽下露出的几绺白发美得出奇，又注意打量那人，只见他步履迟缓，仿佛忧心忡忡，沉浸在冥思苦索中，说来也怪，他似乎认出那是白先生，同样的头发、同样的身影，只是多了一顶鸭舌帽，走路的姿势也一样，只是显得更加忧伤。可是，为什么换上这身工人装束呢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种乔装打扮意味什么呢？马吕斯十分诧异，等他缓过神儿来，头一个举动就是跟上去，说不定他终于能抓住他寻觅的踪迹呢？总之，应当靠近再瞧瞧那人，解开这个谜。然而，他这个念头来得太迟，那人已经不见了。马吕斯走进一条横巷，未能找见那人。这次相遇，在他脑海里萦绕了数日才消失。他心中暗道：“说到底，那人很可能只是外表相像罢了。”

二 发现

马吕斯一直住在戈尔博老屋，对谁也不留意。

当时那座破房子的住户，也的确只有他和容德雷特一家；他为那家人付了一次房租，但无论同那父亲，同那母亲，还是同那两个女儿，他都没有讲过话。其他房客不是搬走就是死了，或是因拖欠房租而被赶出去。

那年冬季的一天下午，太阳露了一下面，那是2月2日，正是古老的圣烛节，而不讲信义的太阳，却预报了六周的寒冷天气，并引发马蒂厄·朗斯堡^①的灵感，使他写出堪称古典名句的两句诗：

大晴或小晴，
老熊回山洞。

那天，马吕斯从自己的洞里出来。夜幕降临，正是去吃晚饭的时候，唉！还得吃饭，胸怀多少理想激情的人，也有这种弱点啊！

^① 马蒂厄·朗斯堡：17世纪比利时列日城司铎。

他刚跨出门槛,就听见扫地的布贡妈讲出这段令人难忘的独白:

“现在,有什么东西便宜?全那么贵。世上只有痛苦便宜;这世上的痛苦,真是一钱不值!”

马吕斯沿着大街,缓步朝城关走去,以便拐上圣雅克街。他低着头,边走边想心事。

在夜雾中,他突然感到被人撞了一下,扭头一看,却是两个衣裙褴褛的年轻姑娘,一个瘦长,一个稍矮,二人气喘吁吁,神色慌张,飞快跑过去,就好像要逃命似的。刚才她们迎面跑来,没有看见他,交叉而过时撞了他一下。在暮色中,马吕斯看见她们脸色苍白,披头散发,戴着破烂不堪的软帽,穿着破成布条的裙子,光着脚。她们边跑边说话。那个高的低声说道:

“冲子^①来了,差点儿把我铐住!”

另一个说:“我一看见他们,就溜了,溜啊,溜啊!”

马吕斯从这种凶恶的黑话中听出,宪兵或市警差一点儿抓住那两个女孩儿,两个女孩儿还是逃脱了。

她们钻到他身后路旁的树木下面,那白色的身影,在黑暗中还依稀可见,过了一会儿才消失。

马吕斯站住望了片刻。

他正要继续往前走,忽见脚下有个灰色的小包,便俯身拾了起来,看似一个信封,里面好像还有纸。

“唔,”他自言自语,“大概是那两个不幸的女孩儿失落的!”

他掉头往回走,连声呼唤,但没有找见她们,心想她们已经走远,便揣进兜里,前去吃晚饭。

他走到穆夫塔尔街的一条小径上,看见一口儿童棺木,蒙着黑色殓布,架在三把椅子上,由一支蜡烛照亮。暮色中的两个女孩儿重又浮现在他的脑海。他想到:“可怜的母亲!还有比看见自己的孩子死去更伤心的事,那就是看着他们活受罪。”

继而,这些令他触景伤情的影子,都离开他的头脑里,他重又沉浸在习惯的思虑中,重又想到在卢森堡公园的芳树下,那露天沐浴阳光的爱情和幸福的六个月。

“我的生活变得多么暗淡忧伤!”他心中暗道,“我的眼前总有年轻姑娘出现。不过,从前全是天使,现在全是女鬼。”

① 冲子:黑话中指警察

三 四面人^①

晚上,他脱衣裳要睡觉时,手触到他在路上拾起放进衣兜里的小纸袋。他早已置于脑后,这时想到,应当打开看看,也许里边有那两个女孩儿的住址,如果真是她们的东西,不管是谁的,找到线索就好归还给失主。

他打开信封。信封并没有封住,里面装有四封信;也都没有封上。

每封信上都有姓名地址。

四封信都散发一股烟草的辛辣气味儿。

第一封信的姓名地址写道:“夫人收,德格吕贝雷侯爵夫人,议会对面广场第……号”。

马吕斯心想,信上很可能查到他要找的线索,况且有信没有封,看一看似无不妥。

信的内容如下:

侯爵夫人:

悲天悯(惻)人之心是更加紧密团结社会的美德。移动您的基督教徒的感情和慈悲的目光,看一看这个不幸(幸)的西斑(班)牙人吧。他忠实于正桶(统)的神圣事业,现(献)出自己的鲜血和全部钱财,以便捍(捍)卫这一事业,结果自己糟(遭)难,如今落到一贫(贫)如洗的地步。夫人是令人敬佩的人,无移(疑)能给予救济(济),以使一个骗(遍)体怜(鳞)伤、受教育有荣誉的军人,在及(极)度困苦中保全生在(存)。侯爵夫人,事先就似(仰)仗您满怀的人道,以及您如此不幸(幸)的国家发生的兴趣。他们的祈祷不会困(徒)劳,而他们的敢(感)机(激)之情永远保留美好的回意(忆)。

夫人,请接受在下的敬意,有此荣辛(幸)的堂·阿尔瓦雷兹,西斑(班)(牙)泡(炮)兵上尉,到法国避难的保王党人,正为祖国奈(奔)波,又因缺少经济(济)来源(源)而奈(奔)波无法继续。

信上虽署了名,却根本没写地址,马吕斯希望能从第二封信上找到。第二封信姓名地址为“夫人收,德·蒙维尔内白(伯)爵夫人,珠宝街九号”。

^① 原文为拉丁文。

马吕斯念道：

白(伯)爵夫人：

写信人是一个不幸(幸)的母亲，有六个孩子，最小的才八个月。自从上次分娩(娩)以来，我就一直生病，又被丈夫扔(抛)弃有五个月了，毫无经济(济)来源(源)，进入及(极)度贫(贫)困境地。

满怀深深敬意，并一心指望白(伯)爵夫人，有此荣幸(幸)的
妇人巴利扎尔

马吕斯再看第三封，还是求告信。信中写道：

巴布尔若先生，选举人，针织品批发商，圣德尼街和马蹄铁街拐角。

我贸然给您写信，请求您同情(情)，给予针(珍)贵的照顾，关心一个刚给法兰西剧院送了剧本的一个文人。那个剧本是历史提(题)材，故事发生在帝国时期的奥维涅。自(至)于风格，我认为自然的、简练的，可能有点特色。还有四个地方的几个唱段。滑稽(稽)、严肃、出人意料，再加上人物性格多样性，再加上点梁(染)全剧的浪漫(漫)主义色彩，而整个剧情(情)又神秘(秘)地进展，曲折跌宕(宕)，几经突变才结束。

我的主要目的，就是要满足逐渐机(激)发本世纪人的种种欲(欲)望，也就是说“时髦(髦)风上(尚)”。这是一种认(任)性古怪的风信旗，几乎总随着新刮的风变化。

尽管有这么多优点，我还是有理由担心，那些享有特权作者又嫉(嫉)妒又自私，让剧院拒绝(绝)采用我的剧本，因为我深知人总要让初出道者吃尽受挫的苦头。

巴布尔若先生，您是文学坐(作)家的贤明的保护人，我久闻大名，因此大胆派我女儿去向您沉(陈)述在这炎(严)冬时节，我们机(饥)寒交迫的苦状。我之所以请求您接受我把这个剧本和今后写的剧本全敬现(献)给您，就是要向您证明我多么渴望有幸(幸)得到您的庇(庇)护并用您的大名为我坐(作)品增光。如不见气(弃)，多少赏我一点，我就立刻着手写一部湿(诗)剧，以表示

我的敢(感)机(激)。这部湿(诗)剧,我要尽量写得完美,先成(呈)送给您,然后再编入那部历史剧的开头并般(搬)上舞台。

向巴布尔若先生和夫人志(致)以最深切的敬意。

尚弗洛 文学家

又及:哪怕只给四十苏。

请原谅派小女前去,我不能亲聆(聆)教诲(诲),唉!

说来原因真可怜,衣关(冠)难以见人……

最后,马吕斯又打开第四封信。姓名地址为:“高台阶圣雅克教堂的向善先生”。内容有如下几行文字:

善人:

您若肯劳动大架(驾),陪小女来一趟,就会看到贫(贫)困的灾难场面,我也可以向您出示我的证书。

您看到这些文字,康(慷)慨(慨)的灵魂一定会动侧(恻)隐之心,因为,真正的哲学家总会产生强烈的冲动。

富有同情(情)心的人,您会承认,人到了机(饥)寒交迫不甚(堪)忍受的地步,为了得到点救济(济),要让当局同意实在是痛苦的事,就好像我们贫(贫)困等救济(济)的时候,连啼机(饥)号寒和饿死的自由都没有了。命运对一些人残哭(酷)无晴(情);而对另一些人却无比康(慷)慨(慨),爱护备自(至)。

我等待大架(驾)位(莅)临,或者您的捐曾(赠),如果您肯行好的话,那么我请您赏面子,真正高上(尚)的人,接受我的敬意,怀此敬意有幸(幸)做您的

十分卑微并

十分恭顺的仆人

P.法邦杜 戏剧艺术家

马吕斯看完四封信,还是不甚了了。

首先,没有一个署名人留下地址。

其次,这些信仿佛出自堂·阿尔瓦雷兹、妇人巴利扎尔、诗人尚弗洛、戏剧艺术家法邦杜这四个不同人之手,然而奇怪的是笔体一模一样。

如果说四封信不是一个人写的,那又怎么解释呢?

此外,还有一点表明这样猜测很贴近,全是同样粗糙发黄的信纸,全是同样的烟草味儿;尽管写信人明显力求变换笔调,但是同样的错别字却堂而皇之地反复出现,文学家尚弗洛和西班牙上尉,都同样未能避免。

费心猜测这一小小谜团徒劳无益。这东西如果不是拾来的,倒真像是一场捉弄人的把戏。马吕斯太忧伤,即使一个偶然的玩笑也无心凑趣,无心参加仿佛马路要同他玩的游戏。这四封信就好像在嘲笑他,同他捉迷藏。

况且,毫无迹象表明,这些信属于马吕斯在大路上碰见的那两个姑娘。总之,这显然是毫无价值的废纸。

马吕斯又把信装回信封里,整个儿扔到角落里,便上床睡觉了。

约摸早晨七点钟,他刚起床用过早饭,正要开始工作,忽听有人轻轻敲他的房门。

他一无所有,从不锁门取下钥匙,只有少数几次有急活儿才例外。而且,他即使出去,也往往把钥匙留在门上。“有人会偷您东西的。”布贡妈常说。“偷什么?”马吕斯回答。还真言中了,有一天,一双旧靴子被偷走,让布贡妈好不得意。

又敲了一下门,很轻,还像头一次那样。

“请进。”马吕斯说道。

房门打开了。

“有什么事儿,布贡妈?”马吕斯问道,但他眼睛并没有离开桌上的书稿。

回答的却不是布贡妈的声音:“对不起,先生……”

那声音低沉、微弱、哽塞而嘶哑,是个老头子喝烧酒烈酒过量的破嗓子。

马吕斯急忙回过头去,却看见一个少女。

四 贫穷一朵玫瑰花

一个非常年轻的姑娘,半打开房门站住。陋室的天窗正对着房门,惨淡的天光透进来,照到姑娘的脸上,只见她面色苍白,身子羸弱枯瘦,只穿着一件单衣和一条裙子,赤条条的躯体在里边冻得瑟瑟发抖。一根绳子当作腰带,另一根绳子就当发带;尖突的双肩从衬衣顶出来,肌肤白里透黄。好似淋巴液色,锁骨积了泥垢,双手通红,嘴半张开,黯然无色,里边牙齿不

全，两眼无神，又大胆又猥贱，整个形象是个先天不足的少女，而那眼神却像个堕落的老妇人；五十岁和十五岁相混淆，这种人集软弱和可怕于一身，叫人见了不落泪就会不寒而栗。

马吕斯站起来，神情愕然，打量眼前这个人，觉得她酷似穿越他梦境的那个身影。

这个姑娘生来并不丑，却落到这种丑样，叫人见了格外痛心。她幼年时期，模样儿一定还很美。青春的光彩尚在抗拒因堕落和贫困而未老先衰的丑态。残存的美，在这十六岁的脸上奄奄一息，犹如冬天早晨的白日，就要在狰狞的云雾中消失。

这张脸并不完全陌生，马吕斯恍惚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，小姐？”他问道。

姑娘的声音像醉鬼苦役犯：“这是给您的一封信，马吕斯先生。”

她叫出马吕斯的名字，那就无疑是找他来的；然而，这姑娘是谁？她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呢？

她未等主人发话就走进来，毫不迟疑，走进来又扫视整个房间和凌乱的床铺，那泰然自若的神态看着真叫人难受。她光着脚，裙子有大洞，露出长腿和瘦膝盖。她瑟瑟发抖。

她真的拿着一封信，递给马吕斯。

马吕斯拆信封，注意到用来封口的面包糊又宽又厚，还是湿的，信不可能从很远的地方送来。他念道：

可爱的邻居，年轻人！

我知道您为我做的好事，半年前替我付了一季度房钱。年轻人，我为您祝福。我大女儿会告诉您，进(近)两天来，我们四口人，连一快(块)面包也没有，我老半(伴)有病了。如果说我在思想上毫不决(绝)望，也是因为我相信可以指望您康(慷)慨(慨)之心，您看到这种沉(陈)述，一定会有人道之举，并渴望保护我，大肚(度)布失(施)给我一点点恩会(惠)。

我向您致以人类的恩人应得的崇(崇)高的敬意。

容德雷特

又及：我女儿等待您的分(吩)付(咐)，亲爱的马吕斯先生。



她未等主人发话就走进来，毫不迟疑。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